

# 一年级家长

□南京 刘桂芹

一年级家长兴奋,他们憧憬校园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和向往。

新生家长会上,年级推选一位热心能干的爸爸作为代表上台发言。这位爸爸看到屏幕上播放的学校宣传片时激动地当场哭了,两只胳膊轮流抹泪,引得会场哄堂大笑。

一年级家长紧张焦虑,他们坚信自己的孩子是人中龙凤,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特别“在乎”,在很多事情上纠结。比如八月底接到编班通知,就有家长迫不及待问:书包是学校统一配还是自己买?课间有奶喝吗?孩子是只能爸爸妈妈接送?还是爷爷奶奶也可以……

为了调动小朋友上课积极性,我根据学生表现奖励五角星。某天一位家长说他孩子的五角星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没别人的亮。一番认真仔细观察比对我发现是有那么一点颜色上的区别,其实也就是老版新版色差问题。我觉得没什么,都是荣誉的象征,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家长执意要换成跟

## 蝴蝶吻山花

□广东肇庆 罗倩仪

那次回老家办一些事,我干脆带上电脑,住了下来,就在屋里办公。有位朋友突发奇想,打算到我家乡来走一遭。

我不是泼冷水,但除掉那层童年滤镜后,我的老家并不特别。蜿蜒的村道两旁,点缀着几口池塘,一些桂树,还有刺泡儿、苍耳、野菊等等。一座蜗牛壳一般的青山,如一道巨大的屏障,稳稳地矗立在房屋的后方。山上长满了青松、刺桐树等南方常见草木。乡村养育了我,因而我对它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感。但在绝大多数的外人眼里,它就是最普通不过的村子。我淡淡地对朋友说:“你会失望的。”

朋友还是喜滋滋地来了,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她是在上午八九点的时候来的,也不打扰我办公,自个儿在村里到处晃荡。本以为不出一个时辰,她便会灰溜溜地回来,驾车绝尘而去。不料,

## 一树合欢香满园

□南通 陆漪

合欢树是一种古老的树,原本生长在山谷之中,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拓展,由野生“生山谷”也逐渐过渡为栽种“庭院间”。

合欢花开在六七月,花期较长。花开时素雅而绚丽,粉色的细丝花瓣一朵朵、一团团铺在纤纤翠叶上,如绯红云霞一般。微风轻拂,一簇簇花儿摇曳着,像极了一树展翅欲飞的粉色蝴蝶。明人刘基看到如此曼妙景致忘记了忧愁,欣然作诗:“合欢花开庭草芳,忘忧花开池水光。”

合欢树的叶子很奇特,那丰茂如羽毛尾巴的叶子,布满了长长枝条,嫩条上对生着两排细小而对称的叶子,工工整整,状若蜂翼,细似米粒。叶片晨展暮合,夜色里,合欢树叶如同含羞草似的,早已将叶子收缩闭合了起来。枝叶婆娑,月光从枝叶间流淌下来,如一片碎银匝地,摇曳不定,而透过合上的

别人一样鲜亮的。

又是一年开学季。深夜,一位爸爸小心翼翼地发来短信:老师书本有问题的可以换吗?我回可以。我们老师理解的有问题是指有明显破损或缺页。爸爸拍照发过来两本方格本,我左看右看甚至发动全家人一起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两本本子崭新铮亮。没一会儿,家长又甩过来两张照片,同时电话声响起,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爸爸的焦灼气息,本子应该用两根钉子装订,他家这两本都只有一根钉子,他怕散开。

那天早上学校门口,一位拎公文包送孩子的爸爸,就着学校门口的大树和孩子玩起了捉迷藏。看样子就是一年级家长,两人嘻嘻哈哈甚是开心,爸爸不时露出可爱的小虎牙。他体面又讲究的衣着和欢脱开怀的表情形成强烈对比。上课铃响,保安催促快点进去,爸爸才依依不舍和儿子告别,并大声约定明早再来。

有位一年级妈妈说,孩子到哪里心就跟到哪里,甚至对孩子的教室和座位都有感情。经常见到一年

到了中午,她才笑意盈盈地归来。

“我刚刚上山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她还跟我卖关子呢。有些愕然,这山上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便一脸茫然地摇头。她兴奋地告诉我:“我看到了蝴蝶吻山花。”就这么轻轻盈盈的一句话,竟令我心头一震。

已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感到疲惫与厌倦,根本提不起劲儿,更别说用心欣赏了。从小到大,我拼命对抗命运,从小山村走到小镇,从小镇走到市区,再到人口超过千万的大都市。一路荆棘丛生,一路繁华璀璨。一直以为,由简单到繁盛是最难的。但我忽然意识到,其实,从繁华到回归本真才是最难的,难就难在身处繁华中依然能有至真至纯的灵魂。蝴蝶吻山花,这是多么纯真纯粹的喜悦。

记得有一年,我跟一位老同学

树叶间的罅隙,凝望深蓝天空中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早年间,在我家的沟边有一棵合欢树,记得儿时的我们经常树下玩耍嬉戏。尤其是放了暑假,午饭过后,没有睡意的孩子们在树下要么看连环画,要么下棋,也有的自制工具捕蝉,调皮的孩子则直接爬上合欢树摘取花儿,放在嘴边轻轻一吹,看粉色的绒毛到处飞,仿佛空中有无数个彩扇飞舞。遇到大人呵斥,他们便“扑通”一声跳落水里,引来伙伴们阵阵笑声。合欢树就这样陪伴我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代。

合欢树在古时就被认为是非常吉利的树种,深得人们喜爱。南北朝诗人张正见的《芳树》云:“奇树舒春苑,流芳人绮钱。合欢分四照,同心影万年。”唐朝之后,合欢树广泛种植在普通家庭的庭院,产

一年级家长送完孩子留留恋恋不愿离开,扒着围栏往校园里看。放学的时候也早早来,继续扒着栏杆伸头张望。逢家长开放日,全家总动员齐上阵,一起扒着窗户看孩子午餐。

一天,有位事业有成的爸爸中午利用休息时间单独开车从很远的单位赶到学校,就为了看看孩子,叮嘱他一句多喝水。又一天,另一位爸爸中饭没吃就着急赶来,因为从学校发布的菜谱里知道我们今天吃虾。孩子上次吃虾因为剥虾动作太慢,4只虾剥完就餐结束铃响了。他这一次专程赶来教孩子怎样快速剥虾。

一年级家长群气氛活跃,大伙积极又热心,在群里特爱说话,任何话题都谈性甚浓。随着年级增高,大家在群里慢慢说话越来越少,最后都不说话了。一年级家长颇有闲情逸致,烘焙技术和对孩子的打扮常常让人眼前一亮,主张孩子开心快乐。但随着孩子考分的起伏,他们的心情起了波澜,于是原先佛系的家长开始鸡娃,甚至可能变成最卷的那个。

到黄山游玩,那是我第一回登黄山,除了看迎客松、妙笔生花、飞来石等著名景点,自然也不能错过天下闻名的云海日出。

日出的过程既漫长又短暂,先是从云海里射出几缕微光,然后太阳一点点地露出脸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是最娇羞好看。接着轻轻一跃,太阳整张火红的脸暴露在人们面前,闪耀出醉人的光。那亮光瞬间直达我面前的一草一木,炫目动人。就在此刻,老同学的目光从远处拉了回来,落在面前的山花上。一只粉黄色的蝴蝶扑闪着翅膀,牢牢抱着一朵红色的山花,深吻起来。见她看得出神,我便笑着问:“云海日出比不上蝴蝶山花?”老同学呵呵一笑,不语。

记得她的梦想是穿越世界的旅行,黄山云海日出自然是她梦想的一部分,可蝴蝶吻山花却也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意象。

生了更多的美诗。杜甫的“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白居易的“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李商隐的“相思树上合欢枝,紫凤青鸾共羽仪”,合欢都隐喻着爱的忠贞和相思。

在名著《红楼梦》中,合欢花泡酒被作为驱寒妙方。第三十八回,黛玉说:“我吃了一点点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宝玉忙接道:“有烧酒。”忙命人将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喝后果然觉得好了些。

后来读过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文章语言淡雅、朴素,深切的真情蕴含其中。合欢树是作家的母亲亲手栽培的,有着母亲的影子,凝聚着深沉的母爱,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朴素清新、温婉脱俗的合欢,内敛而执着地演绎那一树纯美花开,延续着生生不息的爱和真情。

## 大伯的披厦

□射阳 严海峰

大伯死后的第二年,堂哥把大伯的披厦(也叫披子)给拆了。

大伯一生搭建过多个披厦,拆除的是最后一个。

我从小就知道,大伯不是我的亲大伯,因为他姓吴,而我家姓严,加上他说话口音也和我们不一样。长大一点才知道,大伯是泰县(今泰州姜堰)人,年轻时来跟我爷爷学皮匠,后来被我奶奶认作干儿子。

大伯在我们这里无亲无靠,就把我奶奶当作亲娘一样孝顺。据说,我奶奶死的时候(那时我还没出生),大伯是哭得最伤心的。后来,大伯把我的几个姑妈当作亲姊妹一样来往,我的几个姑妈也从来没有把他当外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伯成了大龄青年,有人把庄上一户人家的哑巴闺女说给大伯做老婆。哑巴容貌姣好,身材匀称,还比我大伯高半头。结婚的时候,我爷爷就在我家草房东侧打了个披厦,前面支一个芦柴笆门,里面是两块木板垫几块砖头,算是他的婚房。

大伯成家第二年,有了堂哥,大伯就在我家旁边建了一个“顶头屋”,披厦做厨房。又几年,大伯的日子稍好些了,也有了三个孩子,“顶头屋”已经容不下一家五口了,爷爷就帮大伯在我家田南头夯了一个高墩子,盖了两间土屋。土屋的东山头,大伯还是搭了个披厦做厨房。

我记事起,大伯就住在这个带披厦的土屋。每次去大伯家,我们都有点害怕哑巴大娘,看到我们到来,她总是很高兴的样子,嘴里“哇啦哇啦”的同时,手不停地比画。我知道她是见到我们高兴,但她的面部表情比较夸张,我们都

## 小红菱

□启东 沈晖

周末上午,秋高气爽。我们驱车来到乡下看望叔父。车子刚驶进院子,就被一阵扑鼻而来的香气吸引。叔父、叔母等人闻声马上将我们迎进屋里,堂兄则端来一大盆刚出锅的红菱角放在桌上让我们尝尝。

见我孙女吃得津津有味,堂兄打趣道:“小宝,今天能吃到这么新鲜的小红菱,也有你爷爷的一份功劳啊!”“啊?——”孙女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笑说,那还是小时候的事呢。

我们启东滨江临海,横河、泲沟水网交织,可当年很少有人家种植菱角。曾有一次星期天,我到小镇上花2角钱才买到10只小红菱。自此就有个念想,如果自家种了该多好。12岁那年夏天,我到舅舅家玩,看到他家沟里长满菱藤,三角形似的菱叶碧绿一片,开出的小白花像镶嵌在蓝天中的宝石,晶莹剔透,美极了。

那天离开之际,我来到沟旁悄

不敢靠近。后来长大了,才觉得哑巴大娘是个很和善的人,待人非常热情,也很手巧,她把家里家外归置得很整齐,披厦做的厨房里,抹得干干净净,几个孩子身上也是收拾得很清爽,一般女人还真赶不上她。

大伯成婚后,并没有做皮匠,我记事时他是生产队长,因为个头小,庄上人背后喊他“小队长”。

“分田到户”以后,大伯又回到庄上,在我家东边建了青砖青瓦的三间瓦房,两间厨房,厨房面朝西,东北角是厕所连着猪舍。房子比以前宽敞了很多,但大伯依然在厨房北侧搭建了一个披厦,用来放置农具和杂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伯家的孩子都大了,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回来把原来的三间瓦房给扒了,建了三层小洋楼。大伯坚持在楼后搭建了一个披厦,理由还是放置农具和杂物。堂哥说,那些没用的东西该扔的要扔掉。大伯说,你懂啥?家无次货不发,东西总有用到的时候。

房子越来越大,人口却越来越少了,堂哥外出工作,堂姐先后出嫁,三层小洋楼里就剩下大伯和哑巴大娘,热闹的墩子上一天比一天安静了。十年前,哑巴大娘去世了,堂哥想把大伯接到城里去,大伯不肯。他坚持留在老墩子上,一个人看守着这三层楼房和他家门前已经租给别人耕种的那块地。

大伯的孩子们越走越远,孙子辈的孩子分别去了上海、广州,最远的在美国留学后定居在了纽约。大伯没有看到过他的孙辈们住的房子是啥样子,也不知道纽约有多远,他就守在自己的老墩子上,每天出入在一楼和自己搭建的披厦里,一直到老。

悄地捞上几棵菱藤带回家中,然后裹上污泥丢入宅沟。说来也巧,没过几天,发现丢入宅沟里的菱藤活了,中间还开出了淡淡的小白花,水中鲢鱼、草鱼不停地穿梭于菱藤之中,显得悠然自得。

大约到九月,沟里的菱叶开始泛紫,藤下的菱角可以采摘。于是,我穿着雨衣,扛着一只长长的木浴盆来到宅沟,轻轻地放入水中,坐在盆中沿着沟边采摘菱角。当年种植的菱角虽说不多,但也能采摘到几斤,煮沸的菱角咬开,就见洁白润滑的菱肉。为让大家解馋,我还带出熟菱让伙伴们分享。

第二年夏天,我的堂兄和周围的人都来要菱藤种植,这样没几年,当地不少人家的宅沟、泲沟都长满了菱藤。

傍晚时分,我们准备启程回城,孙女早已将几枝菱藤放入车厢。好客的堂嫂还拿一马甲袋熟菱给我孙女,孩子笑而不拒,点头致谢,看来她是真喜欢。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64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